

春秋分記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李陽棧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

宋程公說撰

內魯第六

定公

哀公

定公

謚法安民
大慮曰定

名宋昭公弟襄公子昭公薨于
乾侯定公立在此十五年薨

經元年春王

胡安國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

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

無傳

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

傳元年夏叔孫成子

子姑之

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

丁仲切

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幾哭會也

不欲見叔孫故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

君以出

出時成子未為卿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

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二子謀逐季氏

若公子宋

定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

新注公衍公為昭公子季氏欲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歸

罪于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成子

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

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雖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

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榮

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

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

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

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冬盟于郟

即拔

脩邾好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傳見晉

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

鼫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

經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敢卒

無傳

傳五年夏六月季平子行

下孟切

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

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

季氏家臣

弗與曰改步改玉

昭公

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璵璠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

不狃

費宰子洩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

季斯行

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

弗敬

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逐懷

秋九月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桓子從父昆弟

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內庚寅大誚音阻逐公父歾昌欲反及秦遄皆奔齊

經六年春王正月二月公侵鄭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

忌如晉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寶龜

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

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

為質求納魯昭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

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

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新注論語公叔文子夏時然後言觀此可見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

幣

虎欲因辱三桓強使正卿報晉聘

晉人兼享之

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孟孫立于

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

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欲使晉厚待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

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

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

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經七年春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國夏

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

齊師齊師聞之墮

許規切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

而女也

苦夷曰

季氏家臣

虎陷二子於難不

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

師于瓦公至自瓦

無傳

秋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

衛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言無關志

曰

顏高

魯人

之弓六鈞

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偃

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

火故切曰猛也殿傳言晉無軍政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

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毀郭主人出師奔陽虎

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顧而

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士鞅執羔趙

簡子

趙鞅

中行文子

荀寅

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

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

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秋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為晉討

季寤

桓子弟

公

鉏極

公彌曾孫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

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叔

已

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

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虎欲以壬辰夜殺季

孫明日癸巳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

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期以兵救孟氏

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

音咤暫也

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免已

於難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

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

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

百人以為公期

孟氏支子

築室於門外

因得聚衆

林楚怒馬及衢